



# 天地之间

[德] 奥托·路德维希 著

漓江出版社

刁承俊 译



# 天地之间

[德] 奥托·路德维希  
刁 承 俊

著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天地之间

[德]奥托·路德维希 著

刁承俊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56,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407—0905—2/I·643

定价：4.85元

• 译本前言 •

## 诗意现实主义杰作

刁承俊

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奥托·路德维希 (Otto Ludwig, 1813—1865) 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 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由于种种原因, 国内的德语文学专家们也很少提起这位生于韦拉河畔艾斯菲尔德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评论家。

路德维希出生在一个法律顾问和宫廷律师家庭, 幼年丧父, 继而丧母。早年按照叔父意愿学习经商。1839年受到迈宁根公爵照顾, 在莱比锡师从门德尔松, 学习音乐。后来由于健康原因回到故乡, 转向文学创作。晚年神经错乱, 最后在德累斯顿去世。

他的第一个剧作《世袭林务官》(1850) 是一部受晚期浪漫主义命运剧影响的悲剧, 是试写德国非

席勒悲剧的一种尝试。世袭林务官的女儿玛丽与工厂主的儿子罗伯特本当喜结良缘，但为一小块林地发生的争执却酿成了悲剧。林务官在报复罗伯特时，误将女儿打死，最后自己也自杀身亡。圣经悲剧《玛卡贝尔》（1853）曾获席勒奖。在他的剧作中，有的虽曾轰动一时，但总的说来成就不大，只获得部分成功。严格讲来，他的《莎士比亚研究》（1871）并非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只不过是一些日记式、有时甚至是一些警句式的论述。他对“现实主义者”莎士比亚推崇备至，而对“理想主义者”席勒却大肆批评。

路德维希的主要成就不在戏剧，而在小说。他在德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一席，是因为他提出了“诗意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并率先把它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 二

“现实主义”一词由席勒于1795年在《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一文中首先提出，以别于理想的浪漫主义。“诗意现实主义”则是路德维希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创造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一段文学时期，影响着1850到1880年间的德语文学创作。它要求作家自觉地转向公开的现实描写，公正地观察和描述由感官

所感知的世界。在观察和描述时，不能带有自己的情感和看法，不能带有自己对于善与恶、美与丑的评价。按照路德维希的说法：诗意现实主义作家要划清两种界限。一方面，他们要摒弃对于现实所进行的理想主义的美化；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地、按照自然主义的方式复制现实。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对现实进行诗情画意的艺术加工。现实与理想、偶然与本质、个别与典型、主观体验与客观内容的协调一致，是诗意现实主义的基本条件。这种试图在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寻求和解的文学主张，与资产阶级的中庸之道遥相呼应，不仅刺激了“地方文学”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中、短篇小说的繁荣。当时，内容狭隘的地方文学蔚然成风，“乡村故事”盛极一时。这些作品的题材、语言和气氛都染上了地方色彩——即使是涉及大城市的作品，也大都局限在家庭这一小圈子范围内——而且基调也显得比较低沉。另一方面，也涌现了凯勒（1819—1890）、史托姆（1817—1888）、迈耶（1825—1898）等为数众多的优秀小说家，写出了《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茵梦湖》、《圣者》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

路德维希把戏剧技巧运用到小说中，用舞台的形式表现小说中的环境。因此，大量的内心独白，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独特的框形结构，就成为诗意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活生生的普通人成为诗意现实主义作品的中心人物。但是这些人并非孤立存在的

实体，他们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出于渲染气氛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需要，作品中的风景描写往往都充满着浓郁的诗意。

### 三

路德维希的两部长篇小说《欢乐者及悲哀者》（1855）和《天地之间》（1856），都是以小城市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欢乐者及悲哀者》塑造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姑娘形象。她用自己的手推车把蛮横纠缠她的小伙子推到泥坑中，表现了姑娘刚强的性格。

被誉为诗意现实主义“典范”的《天地之间》，在作者生前的短短几年中，就再版两次。它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都十分集中、完美地体现了诗意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主人公阿波罗尼乌斯（又称阿贝尔、罗尼乌斯）虽然遭到哥哥陷害，几乎丧命，但在绝望的生死斗争中，当哥哥不慎摔死之后，他却受到良心的谴责。每次上教堂屋顶工作时，他都感到头晕目眩。虽然他真心实意地爱着哥哥的遗孀克里斯蒂安妮，而且父亲和所有的人都劝他与她完婚，但他却执意不肯。最后，他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以超人的勇气和惊人的力量扑灭了一场即将殃及全城的大火，受到全城老少的尊重。这时，他才感到了内心的平静。他企图以德

报怨，以善克恶，对哥哥一再忍让，一再宽恕；而哥哥对他却以怨报德，恩将仇报。他无法得到哥哥的谅解。他把与克里斯蒂安妮的结合同哥哥之死联系在一起，把哥哥的摔死当成他与寡嫂成婚的前提，因此他总感到内疚，总感到同哥哥的遗孀完婚是一种罪过。

作者把阿波罗尼乌斯同哥哥弗里茨(又称凯恩)巧妙地安置在一对矛盾之中。弟弟的认真负责、忠诚老实、纯洁无瑕和仁慈宽容，同哥哥的自私自利、虚伪狡诈、多猜多疑和残暴任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弟弟获得全城普遍的热爱和尊重，而哥哥却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愿与他亲近，只好同道德败坏的伙计为伍。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性，也揭示了解决矛盾的艰巨性。阿波罗尼乌斯宁愿终身不娶，与通过勇敢的行为来实现内心的安宁一样，实质上也是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调和兄弟矛盾的一种手段。

这种和解的愿望不仅表现在兄弟之间，也表现在父子之间。父亲在得知长子企图谋害次子的消息后，一度采取严厉措施，要将阴谋家处死。但是当大儿子真的摔死之后，父亲为了家庭的名誉，却又宽恕了他，允许他的棺材上摆着象征荣誉的石板瓦匠铁锤。以宽容的精神对待一切，这正是诗意现实主义使理想与现实协调一致的结果。



#### 四

框形结构这一表现手法源自印度，在《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中显示了极强的表现力，在诗意见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它进一步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史托姆的《茵梦湖》和《骑白马的人》，就是成功地运用这一技巧的典范。

在《天地之间》里，德高望重的阿波罗尼乌斯·内腾迈尔通过回忆，把我们带到三十年前的绿色百叶窗之家。从他对克里斯蒂安妮的爱慕到他的出走，从他的归来到他主持教堂屋顶的修缮工程，从他在家里的遭遇到哥哥对他的谋害，从哥哥的摔死到他的内疚，从克里斯蒂安妮对阿波罗尼乌斯的反感到转变为一往情深……过去的一幕幕都活龙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最后，又回到严峻的现实中来，一对相依为命的恋人朝夕共处，却不能结合，只好把爱恋之情深深地埋在心里。

与框形结构的表现手法相辅相成的是大量的内心独白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弗里茨在小安娜病榻前拳打妻子，使小女儿惊吓致死。弗里茨在小女儿的尸体被抬走之后，有一大段心理活动。其中有失去女儿的惊恐和懊悔，有对妻子和弟弟的憎恨和愤怒，把一个父亲与恶棍的复杂爱憎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克里斯蒂安妮误听谣传，以为阿波罗尼乌斯已

被丈夫害死，因此见到弟弟安然回到家里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几大段内心独白和心理描写，把他们俩相互爱慕却又不敢亲近的神情和心态刻画得绘声绘色，入木三分。

路德维希在小说中使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暗示以及现在与过去、事实与虚幻相互穿插的表现手法，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现代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征。

诗意现实主义作家对风景描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们笔下，自然风景往往都具有人的感情，充满着诗情画意。在《天地之间》里，风景描写除了交待故事发生的环境，表现人物的心情，烘托气氛之外，还起着象征和暗示的作用。弗里茨送走伙计后，面对一片灰白色的雾霭，随着雾浪的飘动，他仿佛见到了一列缓缓行进的送葬队伍，听到了挽歌间歇中传来的一阵阵苏格兰圆舞曲。在这里，雾霭沉沉中的那些幻影，既表达了他迫不及待，要置弟弟于死地的心情，也暗示着他这罪恶意图的难以实现，因为雾霭本身就是若隐若现、虚无缥缈的东西。

如果说《茵梦湖》中那朵孤独的白色睡莲象征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那么，《天地之间》里这朵枯萎的蓝色钟形花则暗示着失去的爱情。当克里斯蒂安妮从丈夫抽屉里拿出这朵小花时，她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泪水中散发出的香气，犹如一层薄薄的雾纱。雾纱之后是簌簌作响的森林，是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草地，是树影摇曳、舒适宜人的园

圃和房舍。这是一个五色斑斓、光彩夺目的幸福世界，但要获得这种虚幻的幸福，必须以眼泪为代价。因此，眼泪在这里也同枯萎的小花一样，暗示着爱情的不幸。

当然，《天地之间》之所以获得成功，不仅仅因为它运用了值得借鉴的写作技巧，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因为它那激动人心的爱情悲剧发人深省，使人难以忘怀。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愿将它奉献于广大读者面前。

位于住宅与石板瓦库房之间的小花园，是从住宅去库房的必经之路。小花园的右边是庭院。庭院里有木板棚和马厩，用木栅同邻屋分隔开来。住宅有六扇绿色百叶窗，每天早上都要朝向本城一条繁华的街道打开两次。库房那道通往小巷的灰色大门也是如此。花园里像树木一样长得高高的玫瑰可以探出头来，瞧瞧横在两个姐妹建筑物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小巷。小巷一侧有一座高大的楼房，它傲然不群，对区区小巷不屑一顾。它那睁开的双眼只盯着熙熙攘攘的大街。要是有人仔细看看小巷另一侧那些紧闭的“眼睛”，那他就会立即发现它们长眠不醒的原因。原来，它们都是假的，是画在墙上的装饰物。

住宅是庭院的一部分，除了临街一面，它的其余三面都没有装饰。在这里，粉红色的墙壁涂料同绿色百叶窗和蓝色石板瓦屋顶配在一起，显得并不

刺眼。临小巷那一面，也就是住宅迎风的一面，从头到脚好像穿上了盔甲似的。它的另一侧有山墙的墙壁直接同一排房屋相连。看来，这座房子如果不是位于那排房屋的顶端，那就是位于末端。下面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万物皆有弱点这一谚语。房子旁边又建了一个高高的凉亭。凉亭犹如耶稣头上的半个荆冠，由几根砍得很粗糙的树干支撑着，沿着二楼往左延伸，一直伸进一间小屋里。从楼上到小屋没有一条直接通道，因此，想要从楼上去那门厅似的小屋，就必须从房子的后门出来，沿着墙壁走六步左右，经过狗舍，来到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前，上楼梯，再顺着凉亭往左拐。走最后一段路时可以看看下面的小花园，这无疑会使人心旷神怡，至少在夏天是如此。不过也得有个条件，就是那条两倍于走廊长度的绳子上别挂满衣物。因为到冬天时，要把春天拆下来的百叶窗重新装上，并用横木闩起来，造成一道无法逾越的木板墙。在墙壁大约一人高的地方有些缝隙，光线就从这些缝隙照进室内来。

如果说建筑物的装饰并非处处要千篇一律，如果说凉亭、马厩和木板棚同住宅业已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人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惦念它，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外形美和光彩夺目的装饰品更富有装饰性，哪怕是最隐蔽的角落都干净异常，好像在对观看者笑脸相迎。在小花园里，其洁净的程度几乎有点过头，简直令人望而却步。小花园仿佛不是用锄头、扫帚清扫的，而是用刷子刷过似的。更何况

从外表看来，与路上的黄色砾石形成鲜明对比的小花坛，好像不是用绳子，而是用直尺和圆规画到地上的。那些黄杨木镶边，好像也是由细心的城市理发师用梳子和剪子日复一日地修剪而成的。可是，当有人站在凉亭上，而且是在每天的同一时刻出现在那里时，人们就会发现，每天两次出现在小花园里的蓝色上衣比起小花园来，还要干净。罩在上面的白围裙闪闪发亮，老先生干完各式各样的活计之后，又重新离开小花园——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离去，他离去的时间和到来的时间一样准确无误——他离去时身上罩的围裙仍旧可以说是洁白无瑕的，简直看不出这位老先生围着它到底有什么用。即使他走到那些枝干高高、看来已经把他的举止奉为楷模的玫瑰中间，他的步伐也不会凌乱，他既不会跨大步，也不会迈小步。要是再仔细瞧瞧他站在自己那些杰作当中干什么，就会看到他外表上只不过是在仿效那种根据自己的本性所创造的模式而已。他那高大身躯的某些部分长得很有规则，同小花园里的花坛一样，好像在成型之前用圆规仔细量过似的。想必当他的本性还在造就他时，他的面貌就已表现出了一种认真劲。现在这位老先生脸上浮现出的就是这种表情。看来似乎这是一种犟脾气，这种脾气并没有因为受到柔情蜜意，甚至也没有因为受到狂热沉醉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就是现在，当他的眼睛仔细认真地观察着小花园时，这种脾气似乎也在他身上一丝不苟地表现出来。他那后面剪得很短、

在额头上绾成所谓螺旋式的头发，同围巾、坎肩、衣领和罩在外衣上面的围裙一样洁白无瑕。既然他在这里，在他的小花园里完成了一个自成一统的造型，那么在外面，他的威望和性格就得有点异样的东西。当这位内滕迈尔老先生右手拄着银头拐杖走来时，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便情不自禁地停止了闲聊，街上的小孩也不再玩耍。他的帽子依旧有尖顶，他的蓝上衣仍然是窄窄的领子、凸起的肩膀，式样早已过时。所有这些都提供了足够的话题来开一些拙劣的玩笑；然而并没有谁这样做，就仿佛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跟随着这位身材魁梧的男子，不让轻率的想法出现似的。

如果说内滕迈尔先生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纪稍大的居民在谈兴正浓时闭上嘴巴，以便恭恭敬敬地向他问好的话，显然不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东西独自就能起到这种作用。他们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尊重这位老先生。他从身边走过以后，那些仍然默不作声的人们目送着他，直到他的身影在拐角处消逝；然后，就会有人举起一只手来，而一只伸开的食指所能讲述的东西，比起嘴巴来还要意味深长得多。它可以讲述他那漫长的、集所有市民美德之大成而无可指责的一生。大家都知道，如今仍然有着相当分量的好评，会对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进行多么严格的审查。内滕迈尔先生现在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除了商量或办理公益事情时不得不出面外，在公共场所谁也见不到他。有时，他也在自己的小花园里休

息片刻。平时，他不是坐在屋里清理总帐，就是在库房监督石板瓦的装卸。他从自家矿里把石板瓦开采出来，把它推销到很远的地方，推销到国外去。一个守寡的嫂子替他操持家务，她的儿子们经营着一家石板瓦商店，该店的规模比不上他这个店铺。叔叔的精神、规章的精神、认真负责乃至固执己见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落脚点就是他的侄子们，他赢得他们的信任。在有人建筑新房或对旧房进行大规模修缮需要石板瓦时，这种精神就会使他们从远处、从四面八方筹集到这些东西。

这是绿色百叶窗之家一种奇特的共同生活。嫂子比这位家长年轻，而且风韵犹存，她心中怀着一种爱戴乃至虔诚的感情对待他。她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对此，这位老先生回敬嫂子以体贴入微，报之以极其审慎却又令人感动的骑士风度。对于侄子们，他则表现出父亲的慈爱。可是就在这两个部分之间，却有一种把周密考虑的客套同整个交往混杂起来的東西。这种東西大概有一部分就寓于老先生那沉默寡言、深居简出的性格之中。就好像他所有的脾气，乃至言谈举止、观点爱好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都转到他们身上去了似的。他这种性格也传给了家里的其他成员。如果在家庭内部很少讲话，那么一个人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看来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为这时另一个人凭着可靠的直觉总有办法猜出你的意思来。当所有的人本来就过着同样日子之时，这又怎会使人感到难受呢？



这就是绿色百叶窗之家奇特的共同生活。

邻居们都感到奇怪，内滕迈尔先生为什么不同寡嫂结婚？自从她丈夫，也就是内滕迈尔先生的哥哥，在修缮圣格奥尔格教堂屋顶时不幸摔死到现在，三十个年头已经过去了。当时一般人都以为他会娶寡嫂为妻。他当时还健在的父亲很想促成此事，但儿子本人好像并不愿意。大家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让他这样做，尽管内滕迈尔先生对哥哥全家关怀备至。他像慈父般地照料侄子，但却并未同寡嫂结婚。尽管不少有钱人家的女儿愿与他喜结良缘，但他却终身未娶。其实那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种特有的共同生活。

好心的人们感到惊奇，这也难怪。他们并不知道当初那四个人心里在想些什么。而且退一步讲，要是他们知道的话，那恐怕他们还要惊奇得多哩。

在这里，并非每个礼拜天都休息。现在甚至连礼拜天，这个住宅的人也要紧张地工作，忙于清扫小花园。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候对于幸福被窃去而感到的巨大痛苦以及狂热的愿望，使得这家人兄弟阋于墙；那时候甚至连咄咄逼人的谋杀也光顾这座房子；那时候对自作自受的苦难感到绝望的人，在夜深人静之时从后门走上楼梯，穿过凉亭往下走，经过小花园与马厩之间的通道，来到库房，从那里轻手轻脚地往前走，然后再向后面走去。当时，小花园已经成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最爱去的地方。然而温和并未抑制住从这张苍白面